

THE

COLLECTED  SHORT

毛姆短篇小说集

STORIES OF

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
W.S. MAUGHAM

吴雪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CONYNGTON

情 7001

宝佩 7045

THE
COLLECTED SHORT
STORIES OF
W.S. MAUGHAM

毛姆短篇小说集

[英]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
吴雪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毛姆短篇小说集 / (英) 毛姆 (William Maugham)
著; 吴雪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ISBN 978-7-5594-0888-4

I. ①毛… II. ①毛… ②吴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68547号

书 名 毛姆短篇小说集
作 者 [英] 毛姆
译 者 吴 雪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策划编辑 钱 丽
责任编辑 姚 丽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设计 刘 军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55千字
印 张 7
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,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0888-4
定 价 38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 信 / 001

宝贝 / 046

在劫难逃 / 067

露易丝 / 074

麦金托什 / 082

逃之夭夭 / 124

狮皮 / 130

教堂司事 / 160

患难之交 / 170

筒 / 176

珍珠项链 / 210

乔伊斯先生坐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室，办公桌前摆放着一台电扇，开足风力正对自己。他身子后仰，手肘支在椅子扶手上，手指张开，一只手的指尖轻轻齐齐抵着另一只手的指尖。他的目光落在正前方长长书桌上一字排开的那几十卷本

信

外面码头上骄阳凶猛。汽车、货车、公车、私车和出租车汇成一股洪流，在拥挤的大街上时急时缓，每一个司机都按响自己的喇叭；黄包车在人群中见缝插针，喘着粗气的苦力鼓足劲叫喊着彼此招呼；这些苦力们，扛着沉甸甸的大包，偏身快步小跑——一边跑一边朝行人大喊——替自己开路；街头逡巡的小商贩兜售着自己的货物。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汇集之所，各色人种俱全，黑皮肤的泰米尔人，黄皮肤的华人，棕皮肤的马来人、阿美尼亚人、犹太人以及孟加拉人，全都沙哑着嗓子呼朋唤友。然而，在雷普利、乔伊斯和内勒三人联名的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里，却是令人愉悦的清凉。经历了外面大街微闪的扬尘，方显出这里的阴暗；经历了外面大街蒸腾不下的喧嚣，才显出这里的静谧宜人。

乔伊斯先生坐在自己的私人办公室里，办公桌前摆放着一台电扇，开足风力正对自己。他身子后仰，手肘支在椅子扶手上，手指张开，一只手的指尖整整齐齐抵着另一只手的指尖。他的目光落在正前方长长书架上一字排开的那几十卷本

磨毛了边的《全英格兰判例汇编》^①上。书架顶上，放着好几个铁胎黑漆的箱子，每个箱子上都拿油彩写了不同客户的名字。

一记敲门声响起。

“请进。”

一个一身白衣、利索整齐的华人雇员打开门。

“先生，克罗斯比先生到了。”

他讲得一口漂亮英语，每个字的发音都精准到位，乔伊斯常常赞叹于他的海量词汇。他名叫王志生，广东人氏，曾在格雷律师学院研习法律。他在雷普利·乔伊斯·内勒联名律师事务所待了差不多一两年，在为自己独立上庭实践做准备。他这个人勤勤恳恳，乐于助人，品行端正。

“带他进来。”乔伊斯说。

他欠身和来访者握手，请他落座。客人坐下时，光正好打在他脸上。而乔伊斯先生的面孔依然笼罩在阴影里。他生性沉默寡言，现在他看着罗伯特·克罗斯比整整一分钟，一个字都没说。克罗斯比是一个大块头，身高足足六英尺有余，宽肩膀，肌肉分明。他是一个橡胶园的园主，工作十分辛苦，要一刻不停地走动，巡遍整座橡胶园；而当一天工作结束，他就打打网球放松一下。他被太阳晒得黝黑，双手汗毛浓重，和套在靴子里的脚一样都巨大非常，乔伊斯发觉自己的心思已经

^① 《全英格兰判例汇编》在普通法系的国家享有崇高的声望。这套书自1936年开始出版以来，将英国法院判决的16000个案例均按年月顺序编辑在这部书中，其中包括索引和综合服务部分。

飘到，这个巨拳可以轻松打死一个脆弱的泰米尔人^①上面。但是克罗斯比那双蔚蓝色的眼中却没有丝毫凶残；那双眼是诚挚的、温和的；而他的脸，搭配着尺寸大而平凡的五官，显得开放、坦诚、实在。不过此刻，这张脸孔上面露出一一种深邃的悲痛，看上去疲惫而憔悴。

“看您的模样，好像这一两天都没睡过。”乔伊斯先生说。

“是这样。”

此时，乔伊斯先生留意到克罗斯比放在桌上的那顶旧毡帽，前后是宽大的双帽檐；随后乔伊斯的目光又飘向他身上穿的卡其短裤，露出红彤彤毛茸茸的大腿，网球衫的领口松开，没系领带，脏兮兮的卡其外套袖口挽起。他看起来好像刚刚经历了在橡胶林中漫长的跋涉。乔伊斯先生眉头轻蹙。

“您必须要振作起来，您知道。您一定要意志坚定。”

“哦，我没事。”

“您今天已经见过太太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预备今天下午去见她。您知道，他们居然真的逮捕了她，他们真该为此感到羞耻。”

“我认为他们也是不得已。”乔伊斯先生以一种平静、柔和的语气答道。

“我本以为他们会同意她保释。”

“这可是一项很严重的指控。”

^① 泰米尔人，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民族之一，有记录的历史将近两千年。泰米尔人分布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东北部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斐济、毛里求斯和南非。泰米尔人个子较矮，肤色较黑。

“该死的，的确是。她尽到了自己这个位置上任何一位正派女士所能尽到的本分。只不过，十之有九的女士没有这种勇气。蕾斯利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，她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。为什么，该死的，老兄，我和她结婚已经十二年了，您觉得我会不了解她吗？天哪，如果让我抓住那个男人，我一定拧断他的脖子，我会杀了他，一秒都不带犹豫的。您肯定也一样。”

“我亲爱的老朋友，所有人都站在你这边，没人会替哈蒙特说好话。我们会把她救出来的。我可不认为陪审团或法官上庭的时候，是带了认定有罪的心思来的。”

“整件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”克罗斯比愤怒地说，“从最开始，就不应该逮捕她，更可怕的是后面一次次的提审，还有审判的折磨。自从我来到新加坡，我遇见的人里，无论是男是女，就没有一个跟我说过蕾斯利应该被起诉这种话的。我觉得把她关在监狱里这么长时间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”

“法律就是法律。毕竟，她承认自己杀了那个人。我真心实意地替您们感到遗憾。”

“我压根儿不在乎。”克罗斯比打断他。

“但现在的事实是，凶案已经犯下了。在一个文明社会里，一场审判也是避免不了的。”

“消灭一头禽兽也算是谋杀吗？她朝他开枪，和她朝一只疯狗开枪没什么两样。”

乔伊斯先生向后靠在椅背上，再一次将十指的指尖抵在一起。他搭起的这个小形状很像是房顶的骨架。他沉默了片刻。

“如果我不告诉您，这个案件里有一点让我产生了小小的焦虑的话，”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平静，那双冰冷的棕色眼眸看着客户，“那么就是我作为您法律顾问的失职。如果您太太只朝哈蒙德开了一枪，整个案子绝对打得顺风顺水。很不幸的是，她开了六枪。”

“她的解释非常简单。在那种情况下，任何一个人都会做相同的事。”

“我相信，”乔伊斯先生说道，“当然，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十分合理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选择对事实视而不见，也没有好处。和对方易地而处永远都是不错的策略，如果我是检察官，这一点绝对是我要进行重点盘问的。”

“我亲爱的老伙计，这真的是太愚蠢了。”

乔伊斯先生凌厉地扫了罗伯特·克罗斯比一眼，微笑的影子悬在他凝起的唇角。克罗斯比是一个好朋友，但他实在不是一个聪明人。

“我相信这点并不很重要。”律师回答道，“只不过认为它值得一提。您不必等候很久，一切就都结束了，我建议您带着太太出去找个地方旅行一番，忘了这些事。即便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能得到无罪的结果，打官司还是十分耗神的，您二位一定很想要休整一下。”

这是克罗斯比第一次面露笑容，他的笑容奇妙地改变了他的样貌——会让你忘记他的粗蛮，只看见他灵魂中的美好。

“我想我可能会比蕾斯利更希望这样。她是惊人的坚强。老天为证，希望您也能娶到一位勇敢的小女人。”

“是的，我的确非常为她的自控能力所折服。”律师说，

“我永远都不会对她是否能做到如此果敢的能力表示质疑。”

作为她的辩护律师，职责要求他必须在克罗斯比太太被关押期间，经常去和她好好会谈。尽管整个事件其实非常简单，但事实是，她依然在押，等候对她谋杀罪名的审判；如果她担心自己可能败诉也不会让人太过讶异。显然，她沉着地承担了这种折磨。她阅读了大量书籍，尽可能进行各种锻炼，并烦请当局同意她编织枕结花边，以此作为娱乐来打发漫长的闲暇时间。乔伊斯先生去探望她时，她都穿着干净整洁的素淡连衣裙，头发仔细拢好，指甲也精心修剪过。她举止恬淡，甚至可以稍微嘲笑自己目前所处情况带来的小小不便。她讲起这出悲剧时，总带着一丝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这让乔伊斯萌生了一种想法——只有她的美好教养，方能令她免于认为如今这带有一丝荒唐的处境是极其严重的。这让他很惊讶，因为他从没想过她有这样的幽默感。

他和她认识已有多年。她每次来新加坡拜访，通常都与他和他太太一起共进晚餐，有一两次，她还和他们一起去他们的海边别墅共度周末。他的太太曾经和她一起在橡胶园里度过两个星期，并曾同杰弗里·哈蒙德会过好几次面。这两对夫妇虽谈不上是至交，也算得上是好友了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，在大祸临头后，罗伯特·克罗斯比立刻赶到新加坡，央求乔伊斯亲自上阵替他不幸的妻子进行辩护。

乔伊斯自第一次去探视她，听她讲述事情经过时，直至今日，哪怕最微小的细节都没有丝毫改动。当是时，惨剧刚发生几个小时，她讲述事情经过的样子，就如同她此刻讲述时一样冷静。她讲得很连贯，语气平静自持，只有在描述到其

中一两个关键节点时，她才会脸色微微泛红，显出一丝迷惑的迹象。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被认为会做这种事情的女人。她三十出头，是一个精致易碎的尤物，个子不高不矮，优雅更胜美貌。她的手腕脚踝都十分纤弱，身材尤其纤细，你能透过手上雪白的皮肤看见包裹在里面的骨骼，血管密布，泛着淡蓝色。她的面庞也没有血色，微微泛灰，嘴唇苍白。你也看不到她眼睛的颜色。她一头浓密的浅褐色头发，还带着些微的自来卷；这头秀发是属于稍微装点一番便可以异常美丽的那种，不过你应该无法想象罗斯比太太会有依赖任何一种装饰品的想法。她举止迷人，是一个温顺、亲切、谦逊的女人。若她并没有那样受欢迎，也是因为她过分羞涩的原因。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，身为一位橡胶园主的太太，生活总是寂寞的。她守在自己的房子里，和自己熟识的人一起，那种娴静的模样又令人着迷。乔伊斯太太在和她共度了那两星期之后，就曾跟先生提过，蕾斯利是一位非常令人舒适的女主人。乔伊斯太太说，蕾斯利的内心远超人们的所想；当你了解了她之后，就会惊讶于她居然博览过诸多书籍，十分有趣。

她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犯下凶杀罪行的女人。

乔伊斯先生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最让人安心的言辞请走了罗伯特·罗斯比，办公室里再次只剩他一人，之后便翻起了卷宗。但这只是机械性的动作，因为所有的细节他都已经烂熟于胸了。这是如今轰动一时的大案，在各个俱乐部、各个餐桌旁为人讨论，从新加坡到槟城，辗转于整个半岛。罗斯比太太提供的那些事实很简单——她的丈夫有事去了新加坡，晚上只有她自己一个人。她独自吃了晚饭，很迟，约莫

差一刻钟九点，吃过饭以后，她就坐在客厅里编织花边。客厅连着露台。

别墅里没有其他人，仆人都回到了位于别墅后院的下人房。她听见花园的石子路上有脚步声时，很是讶异；而且那是靴子踩上去的声音，这表明了来者是一个白人而不是本地人。因为她没听见车道上有引擎声，所以想不出有谁会这么晚来探望她。有人顺着通往别墅的台阶拾级而上，绕过了露台，出现在客厅门口。起初她没有认出这位访客。她坐着，身旁放着一盏昏暗的油灯，他背对黑夜站在那里。

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他说。

她甚至也没有听出这个声音。

“哪位？”她问。

她编织的时候戴着眼镜，此时讲话的当儿已经把它摘掉了。

“杰夫·哈蒙德^①。”

“当然。请进来喝一杯。”

她起身，友善地和他握手。她见到他有一点惊讶，因为他虽然是邻居，但无论是她还是罗伯特，最近跟他来往都不是很亲密，她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见过他了。

他是距离他们橡胶园八英里处另一家橡胶园的园主，她很奇怪为什么他会选这么晚的时间来看望他们。

“罗伯特出门了。”她说，“他今天晚上必须去新加坡一趟。”

或许他认为自己的来访可能需要一番解释，因为他说：

^① 杰夫是杰弗里的昵称。

“很抱歉。我今天晚上十分孤独，于是便想着不如过来看看你们在做些什么。”

“您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我没听见车子的动静。”

“我把车子停在路边了。我原以为或许你们已经上床睡觉了。”

这种事非常自然。橡胶园主必须天蒙蒙亮时就起床，好去给工人们安排工作；晚饭吃过不久，就得去休息。哈蒙德的车子，也的确是在隔天，于距离别墅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地方找到的。

鉴于罗伯特不在家，客厅里没有准备威士忌和苏打水。蕾斯利没有去叫男仆，他应该已经睡了，于是自己亲自去取。她的客人给自己调了一杯混饮，装好烟斗。

杰夫·哈蒙德在殖民地着实结识了一批好友。他此时三十有九，但外表还是一副小伙子的模样。他是第一批在战争爆发时入伍的志愿兵，表现相当优异。膝盖上的伤导致他在入伍两年后不得不退役，但他返回马来联邦的时候，身上别着一枚杰出服务勋章和一枚军功十字勋章。他是殖民地的最佳台球手，曾经还是一名出色的舞者和网球高手，不过他现在已经不能再跳舞了；而网球，因着一边的膝盖僵硬，打得也不如原来好，但他自有一种受人欢迎的天赋，全宇宙的人都喜欢他。他身材高大、容貌出挑，一双蓝眼醉人，还有一头漂亮的乌黑卷发。老一辈人说，他唯一的错误就是太沉溺女色。惨剧过后，他们都摇着头，一致同意他们早就料到这一点会给他惹来大祸。

然后，他开始向蕾斯利讲起本地的趣闻，新加坡的种族构

成，还有橡胶的价格，以及他有诸多机会杀掉那头最近在邻近出现的老虎。她焦虑地想结束谈话，因为她手中正编织的这条花边必须抓紧完工，她希望能够赶在母亲生日之前把它寄回家，所以她又戴上眼镜，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，那里的小桌子上还放着枕头。

“我希望您不要戴这种牛角眼镜。”他说，“我搞不懂为什么一位漂亮的女士要竭尽全力让自己看起来平凡普通。”

她听见这番评论，稍稍有些惊讶。他从来不曾用这种语气跟她讲话。她想，最好的应对还是轻描淡写地带过。

“我并没有要成为一位绝色美人的虚荣，如果您要我坦诚相告的话，我必须要回答您，我一点都不在意您是否觉得我平凡普通。”

“我并不认为您平凡普通，我认为您十分美丽。”

“您嘴真甜。”她嘲讽地回答，“不过您若真这么想，我只能认为您智商堪忧。”

他咯咯笑起来，同时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，挨着她另一侧坐下。

“您不能厚着脸皮否认您长了一双全世界最美的手。”他说。

他比了一下，似乎想要拉起其中的一只。她给了他一个小钉子碰。

“不要犯傻。你可以回到刚才的座位继续谈天，不然我就要请您回去了。”

他没有动。

“您难道不知道，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您吗？”他说。

她依然非常冷静。

“不知道。我没有一刻相信这句话，就算是真的，我也不希望您把它说出来。”

她对他说得话更加惊讶，皆因相识的这七年里，他从未对她特别关照一眼。当他从战场归来，他们两家曾经常常会面，甚至有一次他生病，是罗伯特前往用车将他接回到他们自己的别墅里。他曾经和他们共度了整整两星期。但是他们彼此兴趣迥异，这种相熟从未升华成为友谊。在过去两三年间，他们只见过他几次。他时不时会过来打网球，他们也在别的橡胶园主举办的聚会上见到他，但最经常的情况却是他们一个月都不曾留意过他一眼。

此时，他又喝了一杯苏打威士忌，像是从没喝过酒一样。蕾斯利觉得他有点不对劲，这令她有些许不安。

她看着他自斟自饮，并不赞同。

“如果我是您，便不会再喝了。”她说，态度依然随和。

他一口喝光，放下杯子。

“您是不是认为我和您说这番话，是因为我醉了？”他突然地问。

“这是最显而易见的解释，不是吗？”

“哦，这是一句谎言。我爱您，自从我第一次见到您就爱上了。我一直尽可能守口如瓶，现在是时候一吐为快了。我爱您，我爱您，我爱您。”

她起身，仔细将枕头放到一边。

“晚安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不想走。”

终于，她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。

“你这个可怜的傻瓜，难道你不知道除了罗伯特，我不会爱上任何人吗？就算我不爱罗伯特，你也是最不可能得到我青睐的人。”

“你怕什么？罗伯特又不在。”

“如果你不立刻滚，我就要叫仆人了，他们会把你扔出去。”

“他们根本听不见。”

她此时已经出离愤怒了。她想要走去露台，在那儿家里的仆人一定能听见，但他拉住了她的胳膊。

“放开我。”她恼怒地喊。

“不要。我已经拉住你了。”

她开口叫道“来人，来人”，但很快他一手伸过来捂住了她的嘴。她还没有反应过来他想做什么，他就将她搂在怀里，热情地亲吻起来。她拼命挣扎，将自己的唇从他燃烧的嘴上挣脱开。

“不，不，不。”她喊道，“放开我。我不要。”

她不太清楚后面发生的事情。之前所有的话她都记得很清楚，但此刻他的话穿过一片惊恐的迷雾刺穿她的耳朵。他似乎是在乞求她的爱。他突然激动地诉说自己的热情。整个过程中，他一直都将她困在暴风雨般的怀抱里。她无助，因为他是一个强壮、有力的男性，而她的手臂被困在身体两侧；她的挣扎徒劳，让她觉得自己益发软弱；她很害怕自己会晕倒，他滚烫的呼气喷在她脸上，令她觉得万分恶心。他吻她的嘴、她的眼、她的脸、她的发。他胳膊的挤压快要杀

死她。他将她抱起，双脚离地。她试过用脚踢他，但他只将她搂得更紧。他现在已经抱起她了。他再不发一语，但她知道他此刻脸色苍白，带着欲望的眼神热辣。他要把她带去卧室。他不再是一位文明人，而是一个野人。他中途被一张桌子绊了一下。他那边僵化的膝盖令他的脚步有些笨拙，就这样双臂担着一位女士摔倒了。一瞬间，她从他怀里夺路而逃。她跑着绕过沙发。他立刻爬起来，朝着她冲过去。书桌上放着一把左轮手枪。她并不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，但是当天晚上罗伯特不在家，她本来是打算上床时带着那把枪一起去卧室的。这就是它刚巧会放在桌上的原因。她处于惊恐之中。她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她听见一声枪响。她看见哈蒙德晃了两晃，发出一声大喊。他说了几句，但具体是什么她不知道。他冲出客厅来到露台。此时，她陷入狂乱，再也不是她自己，她追着他到外面，是的，就是这样，她一定是追着他到了外面，虽然她一点也不记得，她追出去机械地开枪，一枪又一枪，直到六发子弹的弹夹打空。哈蒙德倒在露台的地板上。他一动不动，浑身是血地瘫在那里。

当仆人们被枪声惊醒，冲出来时，发现她站在哈蒙特旁边，手里还拿着那把左轮手枪，而哈蒙德已经生气全无。她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，一言不发。他们害怕地站在原地，挤成一簇。她任由左轮手枪从自己手里滑落，没有解释一个字，转身走进了客厅。他们看着她回到自己的卧室，转动钥匙锁上门。他们不敢碰那具死尸，只是恐惧地看着它，压低嗓音激动地彼此交谈。然后，领头的华人仆从罗伯特收敛心神；他已经跟着主人家许多年，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家伙。罗伯特骑着自己的摩